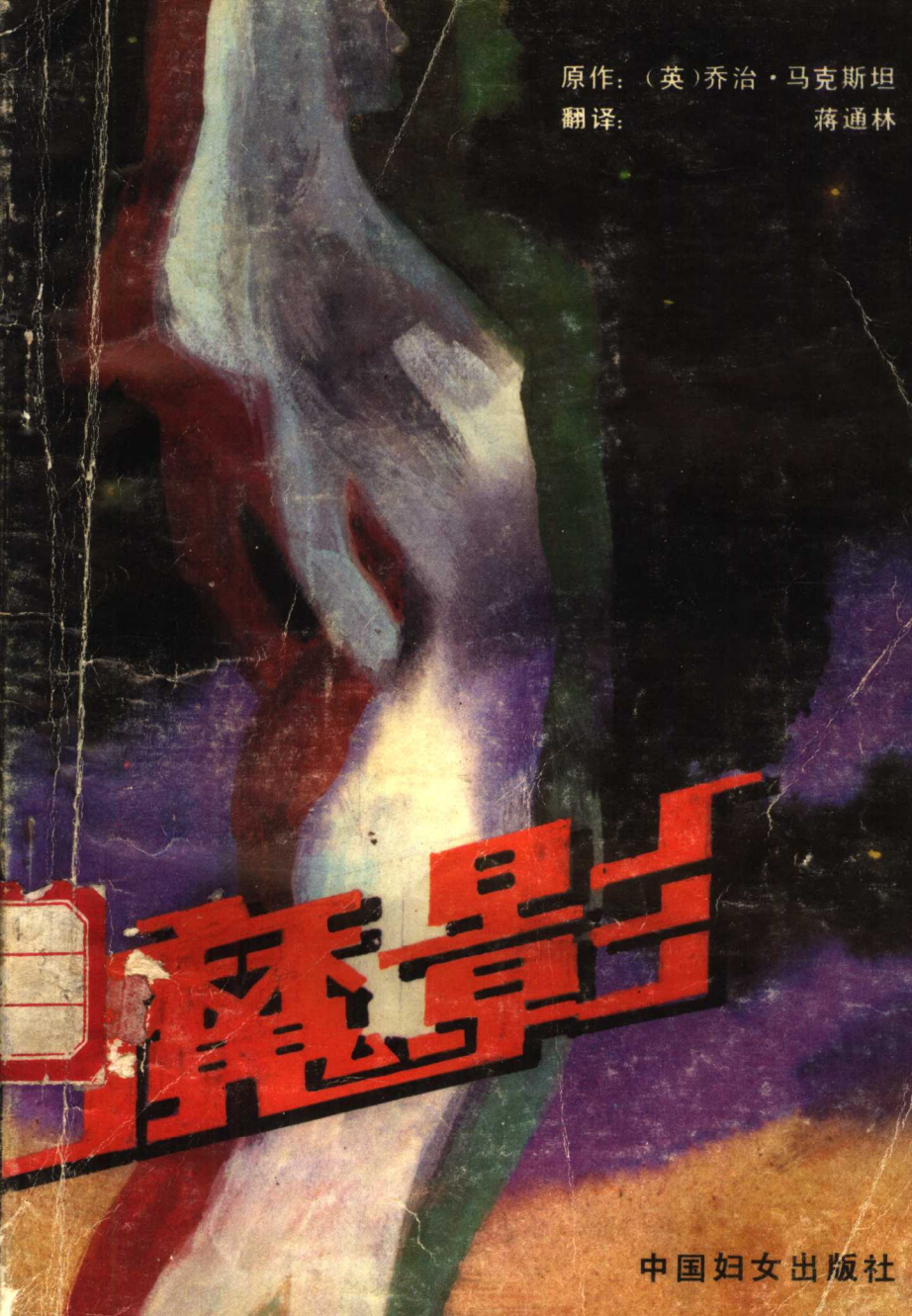




原作：（英）乔治·马克斯坦

翻译：蒋通林

魔影

中国妇女出版社

工 561.4

346

魔 影

〔英〕乔治·马克斯坦 著

蒋通林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预 言

在五十年或六十年的时间内，赫尔曼·戈林的雕像将遍布德国，也许在每个德国家庭里都会有一座戈林小塑象。

那是自杀前的戈林。

魔 影

(英) 乔治·马克斯坦 著

蒋通林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河西三益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印张10.5 字数22.6千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300册

ISBN 7—80016—077—7/I·23

定价：3.10元

内 容 提 要

纳粹战犯戈林在受绞刑前两小时自杀，并留下了遗书。当时，英国情报军官费纳曼在场。

三十年后，西欧一些法西斯分子又重新抬头，妄图为希特勒及法西斯主义翻案。

为了消灭新法西斯分子，英国当局委派费纳曼用假的戈林遗书与新纳粹分子上层发生联系，新纳粹分子为了得到戈林遗书谋杀了费纳曼，但却未找到戈林遗书。于是他们又希望从费纳曼的朋友赫朗处获取。

与此同时，苏联、以色列的谍报机关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也想抢夺戈林遗书。这样，赫朗成了几方瞩目的人物。英国当局决定利用赫朗引诱新纳粹分子出笼，但假的戈林遗书败露之后，赫朗却身陷囹圄，几乎丧生。赫朗后被其女友夏洛蒂救出并一起前往美国。

体育馆内，竖立着三副黑色绞刑架。再过三个小时，这里将有十一个人被处以绞刑。从地面登上绞刑架平台要经过十三级台阶。绞索已从横梁上悬挂下来。

施刑的军队刽子手是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身体壮实的军士长。他在这座静寂的体育馆里默默地工作着，已经完成施刑前的最后检查。检查的结果说明一切事宜都已就绪：杠杆操作灵活自如；绞索的系扣正确无误；绞刑架下的活动踏板平稳地张开着。他自从干这项差使以来已绞死过三百名犯罪的军人，可是用这种特制的绞刑架施刑却还是头一回。

与施刑有关的其它事宜也都已安排妥贴：屏风已经放好，验尸的法医将在它的后面宣布受刑人确实已被绞死；运走尸体的担架已准备齐全。

施刑的过程象是一场表演。杂役队已在馆内排列了一批桌椅，以使参观者能清清楚楚地观看施刑场面。不仅如此，上校还在军官食堂特意备了茶点，供来宾饮用。

体育馆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工作有条不紊。这里的气氛，与通常在棚屋里施刑相比，显得活泼多了。

刽子手看着夹板上受刑人的名单百思不解，他不明白这上面人名的先后次序是如何确定的。名单并非按姓名开头字母顺序排列，然而这批犯人的罪行相同。因此，他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把某人排在前面，而把另外一人放在后面。不过，此事倒用不着他来操心，反正他手头已经掌握这批囚

犯的身高和体重等项数据，而且与施刑有关的计算工作也都已完毕。由他负责的事他都已安排妥贴。

施刑的时刻来到时，看守将押着这批戴手铐的人踏上通向绞刑架的那段人生最终之路。人们还要为绞死的人拍照，其中一张是穿着衣服拍的，另一张是脱光衣服拍的。然后，人们把尸体和绞索一起放入垫套内，再把垫套分别塞入排列齐整的棺材里。

体育馆的几道门都敞开着。这时，一个下士看守走了进来。他看见刽子手便停住了。

“嗨，你可来得真早啊。”看守说。

他说着便有点神经质地笑起来，借此掩饰在这个刽子手面前的不安。自从刽子手象个大人物似地乘坐由女司机驾驶的军用轿车到达这里以来，他亲眼看到这个刽子手有一种令人可怖的癖好。

“刚检查完毕。”刽子手微笑着说。他知道对方对自己感兴趣。

下士朝绞刑架膘了一眼说：“你都准备好了？”

“当然。”刽子手亲切地说。

他看了看手表，此时那十一名囚犯应在牢房里吃他们一生中最后一顿饭。他想现在可以去食堂进餐了。饿肚子，谁也干不好活。

“你吃的什么菜呀？”刽子手问。

“炸小鸡。”

刽子手朝下士点了点头说：“回头见。”

“你放心去吧。”下士的目光送他出了门。

牢房区里灯火通明。施刑的日期和具体时间都是保密

的，士兵们只能等待上级的命令。上边将这里定为最严密防卫牢房。军内技术人员悬挂起最亮的灯泡，沿墙布置了军警警戒线，牢房区四周还有巡逻队。

无情的连绵大雨下个不停，守卫人员全都淋透了。他们有的蜷缩在门口，有的挤在吉普车里，有的则躲进岗楼里。

纽伦堡潮湿的街道，经雨水的冲洗，闪闪发光。街上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影。当局通知德国居民：谁若违反宵禁命令，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然而在茫茫的夜色中，参谋部的汽车却一辆接一辆地疾驰而过，溅起一片片水花。这些汽车的外部饰有美国将军的银星盾牌、苏联高级军官标志以及英国和法国参谋部的符号。它们都朝监狱方向驶去。

乘坐在汽车里的人物是官方见证人。他们穿着熨烫平整的制服，前去观看绞死那十一名囚犯的情景。他们坐在汽车后座上，听着挡风玻璃板上刮水器有节奏地来回摆动所发出的卡嗒卡嗒的声响，听着雨点不停地打在车顶上沙沙的声音。车窗外，夜色朦胧，雨丝如麻，他们很难看清街上的情景。

坐在车里的一位英国军官对车外的风雨却毫不介意，他仰身靠在座位上，眼睛盯着司机的平头，不过却不是在看他。他是个上尉，对他来说，置身于执行死刑的现场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他来这里自有别的缘故。

汽车掠过一排挨过飞机轰炸的建筑物，司机转过头来对上尉说：

“快到了，先生。”

“好。”上尉咕哝一声。他的外貌显得很年轻，只是脸

上那撮修饰齐整的小胡子使他看上去老成一些。

车到了监狱门口，头戴白色钢盔的宪兵挥手示意让车停下。

“费纳曼上尉。”司机出示了特别通行证。

宪兵们朝上尉看了一眼，敬了礼，挥手让车进入大门。

死刑囚犯监押区的走廊里，灯光一反常态，刺人眼目，而且昼夜不熄。平日晦暗的过道现在比演出的剧场还要明亮。但是在十一间牢房的里面却只有微弱的红光射在囚犯们的身上。

今晚戒备森严，牢房这层楼及上一层楼内都设置了警卫队。美国第二十六步兵团和C连的士兵们以及他们看管的那批囚犯正等待着……

那批囚犯被关押在铁栅栏和铁门里，但他们能听见室外哗哗下着的雨声。

警卫班长踩着铁梯子“嗒、嗒、嗒”地从上一层楼走下来。

“没什么事吧？”他询问守在死囚牢房外的一名士兵。

“没有。”

警卫班长朝四周扫了一眼，看看牢房门，又看看走廊上下，似乎不完全相信那名士兵的回答。

“要保持警惕！”他说完便大踏步地走了。

那名士兵把嘴里的口香糖从一边移到另一边，心里想：真见鬼！不能怪班长神经太紧张，今晚要是出什么差错是要掉脑袋的！

他下意识地紧紧抓住夜间值班用的警棍，似乎这么一来就不怕出事了。不过这里从来没出过什么事，今晚恐怕也不

会出事的。

他沿着一排牢房慢慢地踱去。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发出回响。这里，什么声响都会产生回声，譬如脚步声、关门的铿锵声以及使用钥匙锁门的声音。

明天的这个时候，那些关在铁门内的家伙都已见上帝去了。对此他并不感到难受，夜以继日地守着那些家伙是一件糟糕而令人讨厌的差使，而且与普通的军事监禁场所不同，这里早已是一座活的坟墓了。

每间牢房的门上都有一个带活动盖的窥视孔及上了门的铁栅栏。那个士兵决定去看看那十一名以后再也见不到的囚犯。

人们决不会为这批死去的囚犯举行葬礼。士兵中谣传说，他们死后都被火葬，然后把他们的骨灰倒入阴沟里便完事了。

士兵来到五号牢房门前。这里面关押的囚犯在名单上是第一名，正是他将领着那批囚犯走向通往体育馆的死亡之路。

士兵通过窥视孔朝房里看，这是一间小而简陋的房间，对面墙上有一个带栅栏的窗户。房内放着一张铁床、一张桌子和一把直靠背木椅，有一个带格子棚的便所，还有一只装有自来水的洗脸盆架。

房内那个人的任何活动都无法逃脱通过门孔监视他的那双警惕的眼睛，即使他坐在便所内，两只脚也会显露出来。如果他躺在床上，两只手也要放在被子外，看守人员一旦看不见他的手，就要进去唤醒他。

现在那个囚犯正坐在桌旁，背微微有点弓曲。他不顾灯

光暗淡正在写着。他即使感觉到有人从窥视孔中监视他，也不抬头，全神贯注地用迅速而急促的笔法在纸上不停地写着。

这个囚犯就是大名鼎鼎的戈林！他瘦多了，灰色的长袍显得十分宽松，面孔有点浮肿，但容貌光洁，眼睛矍铄有神。他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梳向后脑勺，看上去反而比以前更健康更年轻了。

看到戈林这副神态，士兵认为：谁都会相信，戈林并不担心在两小时之后他将接受绞刑。也许他还不相信这事不久即将发生。当然他明白此时正是夜间；也许他以为天明之前不会有什么行动。也许他对死亡早已无所谓了。

士兵发现，在戈林面前的桌上，竖立着两只小镜框，框内各有一张小照。士兵知道，其中一张是他的妻子埃梅，另一张是他的女儿埃达。每当卫队对囚房进行例行搜查时，戈林的目光总是对着她们。

前不久，卫队已对囚室作了最后搜查。士兵们翻床垫、抖毛毯，又检查了戈林的衣服、洗脸盆架和便所，甚至连地面和墙壁也没放过。后来又检查了他日常使用的马口铁杯子，又剥光他的衣服彻底检查了身体。搜查结束时，他室内的所有东西都被检查过了。

士兵对戈林观察片刻后，离开了那间囚室。对这个混蛋，他丝毫也不同情。正是他的美国第二十六黑鹰步兵团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当他随同半机械化的第一装甲部队开进集中营那天，他所亲眼目睹的悲惨景象至今仍记忆犹新。对这种人，他决不会给予同情的！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值日军官正在查哨位。

“一切都正常吗？”军官问。

“是的，先生。”

中尉值日军官从窥视孔朝囚室内看了看，点点头，走过去了。

士兵口中的口香糖早已没味了，他还是漫不经心地咀嚼着。他这时想起，仿佛在哪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在一所大房子里看守死囚的那些士兵同他可不一样，那些士兵和吉米·凯杰内或汉弗莱·博戈特在囚室内一起下棋或谈话，后来神父帕特·奥布里恩走了进来，为死囚作受刑前的最后的忏悔。

这里却不是那样，神父们拒绝为囚犯们作最后的忏悔。不过，戈林似乎对此毫不在乎。

士兵又一次慢慢地巡视这条“死亡之路”，他挨次巡视每间囚室。囚犯的姿态各不一样：脸上有疤痕的卡尔登勃鲁纳朝他怒目而视；凯特尔坐在床上弓着身子默默地啜泣；迫害犹太狂施特莱彻蹲伏在墙角，嘴唇抽搐着，自言自语地说着下流话；脸色灰白的里宾特洛甫正在床边祈祷；其它囚犯安静地躺在床上，两眼直视天花板。

破晓前，这批囚犯将化为灰烬，接着被雨水冲入阴沟里。士兵想到这，不禁暗暗高兴，他不属于处理尸体的那个班。这鬼天气去干那些又冷又潮湿的活，真不是滋味。到那时，他的排已经完成任务，可以去营房闭上眼睛呼呼大睡了。

突然间，他止住了脚步。他似乎听到什么声响。这声音令人奇怪，既象人的呻吟之声，又象人从喉咙里发出的噎塞声。他又竖耳细听，原来声音来自五号囚室。

士兵立刻走到五号囚室朝里看，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接着他喊了起来：“班长！警卫班长！”

这时正是1946年10月15日晚10点44分。

卫队发现，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囚犯号31G350013，张开嘴躺在床上，一脸痛苦的怪相。他穿着白底蓝点子睡衣和一条黑色丝绸睡裤，右手从床侧耷拉下来，看样子已经死去。

经查，戈林吞服了氰化物，装药的胶囊落在地上。

他们揭开羊毛毯，把戈林放到地上，尽力救活他。可是戈林脸色转青，无法救活了。

此时，看守士兵在戈林床上的羊毛毯和床垫之间，发现了他所留下的三封信件。

第一封信是戈林写给监狱负责人上校的。这封信是要开脱这位监狱长和他的部下的疏忽之罪，信的内容如下：

“不要责怪负责搜查我的任何人，因为事实上要找到那颗致我于死命的胶囊是不可能的。”信的下面是戈林的亲笔签名。

第二封信是戈林留给妻女的，表示永别之意。

第三封信就是戈林遗书。

赫朗抱怨自己又睡过了头，当他来到小巷拐角，启开费纳曼的店铺时，已过十一时了。

身材矮小的赫朗站在烟草店隔壁门上的窗户前，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邈邈的广告卡片。那些卡片为人们提供名目繁多的服务内容，诸如“专门法语课程”、“富有经验的家庭女教师的严格训导”及“由特佳女演员陪伴的骑术训练”等等。但那些服务对他来说却毫无用处。

赫朗掏出费纳曼交给他的备用钥匙，开了店门。店内弥漫着一种他仍未习惯的怪气味。这是一种陈腐气味，象多年未经扫除的顶楼里散发出来的气味一样。赫朗一进店堂，这股气味就扑鼻而来。

他揭开门上的遮帘，对世界宣告：店铺开张了。接着他从门口磨损的蹭鞋垫上拾起邮件。那是两张通知书和一份账单。他想费纳曼会对这些事去处理的，于是把它们搁在货架上。邮件旁是三顶德国造钢盔，货签上写着：“每只售价四英镑，配有衬里。便宜货。”

现在赫朗急需的是一杯热咖啡，他走进装有煤气灶的后屋。费纳曼的这间店铺又乱又脏，是经营旧武器、旧制服、小摆设、军队标志、士兵模特儿和褪色图片等等乱七八糟廉价品商店，它是费纳曼开设的旧货铺之一。这里面杂七杂八的小物品曾哄骗了许多搜集纪念品的人。

后屋里那听粉末状的咖啡放在水壶旁，牛奶早已变质了。

“见鬼！”赫朗最讨厌那种象黑墨水似的速溶咖啡。他心想，费纳曼至少应该为他准备些新鲜的牛奶才对。

他听见有人推门，于是急忙返身回到店堂，只见来人是个小个子。

那人一头光亮的头发，朝后梳着；粉红色衬衫的领口上系着一只松软的蝴蝶结；身穿一套时髦的服装；右手腕上套着一只金手镯；脚登一双鳄鱼皮鞋。

出于天性，赫朗不喜欢这个家伙，尽管这人身上有股浓重的香水味。

“什么事？”赫朗咕噜了一句。

“马德克，”小个子自我介绍，“我是马德克。”

赫朗付之一笑，听他说下去。

“费纳曼先生？他在这里吗？”

“今天不在。”

“可他说到这里来，他知道我要来的。”马德克绷着脸，活象一个被家长从宴席上哄出去的小孩。

马德克说话时噪音柔和。他的口音是假冒的美国、法国和维也纳混合口音。凭他的口音，赫朗不能断定他的国籍。

“有事吗？”赫朗又问。

“你在这儿干事吗？”马德克看着赫朗。“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来帮忙的。”

“他对你可说过马德克先生今天要来这儿？”

“好象没有。”

“真糟糕！”马德克抱怨地说。赫朗却看着他那只套在

手腕上的粗手镯，断定它很值钱。

“嗯，如果你能告诉我有什么事……”

马德克摇了摇头说：“是私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你真的不知道？”

“倒底是什么事？”赫朗有点不耐烦了，这个家伙令人讨厌。

“看来你确实不知道马德克先生。”

“我说过了，我不知道。”赫朗稍稍压住恼怒。“你最好在费纳曼呆在这儿时再来，请你下星期一再来吧。”

对这个出其不意的建议，马德克似乎热情地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踱到店堂另一头，观看一柄德国军官礼服装用的佩剑和镶在镜框里的一幅德国海上潜艇油画。

他拿起佩剑仔细地看了起来。

“真漂亮！”他说，“是真货吗？”

“本店的每样物品都是真货。”赫朗在撒谎，他明知道店内的货物只有一部份是真货。

“那末这件呢？”马德克用手指弹弹玻璃盒，盒内装着一尊白色的中国武士塑象。

“当心！”赫朗叫了起来，“这玩意儿很贵。”

这尊塑象确实是件真货。

“我识货，”马德克说，“这是真正的阿拉西货，纳粹冲锋队的瓷器，大概是为某个社会名流定做的珍品。真漂亮！”

马德克又朝店堂四周扫了一眼。

“你这儿有许多有趣的东西，”他评论说，“对那些知道上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东西的人来说，就更有意思了。”

他说完便朝门口走去，突然又回头对始终盯着他的赫朗看了一眼。

“你对费纳曼先生说，我改日再来拜访。转告他，马德克会打电话给他的。”

“我一定转告。”

马德克关上店门，走到街上又对赫朗笑着招招手，径直去了。

赫朗心中骂道：这个王八蛋！他一转念想起该快去弄点新鲜牛奶来，他急着要喝咖啡。

当他从街上牛奶店回来时，发现两辆绿色警车停在店旁的小巷里，透过车窗可以看见车内坐着的几名警察。他们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看报，看来是在等候即将发生的事情。

赫朗看见，在莱达勃洛克公园的交通灯上面，警方贴出了醒目的布告。上面写着：“离开此区。示威游行。”这时，游行队伍正慢慢地朝赫朗这儿开了过来。头戴白色钢盔的警方摩托车手等候在马路的叉口上，对着步话机说话。这地段的四周已布满了绿色的警车，在后街上骑警们下了马，站在马旁闲聊，马用脚乱扒地面铺石。

今天店里生意清淡，赫朗感到无精打采，他懒懒地抬起眼皮，看见进来一对美国夫妇。这对夫妇穿着相同的雨衣，雨衣上印有“旅游观光”的字样，看来是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团体的。他俩在店堂里转来转去，窃窃私语。赫朗听见那个女的说：“都是些破烂货……”

“是的，我们走吧，弗朗莎。”那个男的说。

过一会，又进来一个中学生。他戴着眼镜，态度严肃地说要看看“罗曼尔”牌护目镜。赫朗先是感到有点迷惑，接

着才想起店里进了一批供摩托车手用的塑料护目镜。进货后，他大做广告，把那批货吹嘘为“德国非洲军团当年在沙漠地带使用的军用品”，并且保证是真正的“德国军用品”。还有一打放在卡纸盒里，他取出一付给那个中学生看看。

“好象是新的。”中学生有点怀疑。

“它们是战争剩余物资。”

“噢，”中学生的怀疑并没有完全消除。“我看过罗曼尔牌护目镜的广告。”

大做广告是费纳曼出的主意。

“噢，你不想要使用过的东西，对吗？它们都一样，是战争剩余品。”

赫朗做买卖已相当圆滑了。想当年他当记者，他能花言巧语地说服罹难的母亲们，同意让他拍摄她们的惨遭强奸后又被勒死的女儿的照片。用他的话来说，“因为母亲们愿意让这种照片在报上刊登出来。”事情虽然荒谬，然而世上的事却又往往如此。

“多少钱一副？”中学生问。

“两英镑。”

中学生犹豫了一下，终于勉强地掏出钱。

“还有什么非洲军团使用的物品吗？”他问。

“我们以后还要进货的。”

中学生买了护目镜后走了。赫朗想，为了这两英镑钱竟象乞丐似的费尽了口舌。

这个星期六真晦气，往常在周末旧货市场里人山人海，旧货铺可以从闲逛的人们身上榨取不少油水，然而今天费纳